

斯大林

列寧主義問題

第四分冊

人民出版社

# 論党在农民問題上的三个基本口号

(答 杨一斯基)

你的信当然是如期收到了。回信稍迟，请原諒。

(1) 列宁說：“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問題。”(见“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357頁)政权集中 在哪个阶级或哪些阶级手里，哪个阶级或哪些阶级应被推翻，哪个阶级或哪些阶级应当取得政权，——这就是“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

在革命某一阶段的整个时期內都有效的党的基本战略口号，若不完全全以列宁的这个根本論点为依据，便不能称为基本口号。

基本口号要成为正确的口号，便一定要以对阶级力量作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基础，要规定阶级斗争战线上革命力量的正确配置計劃，要使党易于把群众引上爭取革命胜利的战綫，引上新阶级夺取政权的战綫，要使党易于把广大人民群众編成一支为完成此項任务所必需的强大政治軍队。

在革命某一阶段中可能有失敗和退却、失利和个别策略錯誤，但这并不是說基本战略口号是不正确的。例如

我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口号——“联合全体农民，中立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和地主，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而奋斗”是完全正确的，虽然1905年革命遭到了失败。

所以，决不能把党的基本口号問題和革命在某一发展阶段上成功或失败的問題混为一談。

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就是党的基本口号在革命进程中虽已做到推翻了几个旧阶级或一个旧阶级的政权，可是从这个口号中产生出来的一連串重大的革命要求却没有实现，或它們的实现竟拖了一整个时期，或它們的实现还需要来一次革命，但这并不是說基本口号是不正确的。例如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和地主，可是没有做到没收地主土地等等，但这并不是說我們在革命第一阶段上的基本口号是不正确的。

再举一个例子來說。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使政权轉到了无产阶级手中，可是它没有一下子做到一般地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特别是在乡村里使富农陷于孤立，它拖了一个相当时期才把这件事情做成，但这并不是說我們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基本口号——“联合贫苦农民，中立中农，反对城乡资本主义，为无产阶级政权而奋斗”是不正确的。

所以，决不能把党的基本口号問題和从这口号中产生出来的某种要求的实现的期限和方式問題混为一談。

因此，在估計我党的战略口号时，决不能以某一时期

內革命运动的偶一成功或失敗为准則，尤其不能以从这些口号中产生出来的某种要求的实现的期限或方式为准則。在估計党的战略口号时，只能以对阶级力量作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在爭取革命胜利、爭取政权集中于新阶级手里这一战线上革命力量的正确配置为准則。

你的錯誤就在于你迴避了这个最重要的方法論問題，或是沒有懂得这个問題。

(2) 你在信中写道：

“断言我們只有在十月革命以前才联合全体农民，这是正确的嗎？不，不正确。‘联合全体农民’这一口号，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十月革命以后的第一个时期都是有效的，因为当时全体农民都是关心資产阶级革命的彻底完成的。”

照你这段話說来，党在革命第一阶段（1905年—1917年2月）即問題是要推翻沙皇地主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时的战略口号，跟党在革命第二阶段（1917年2月—1917年10月）即問題是要推翻資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时的战略口号，是沒有區別的。

可见你是否认資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間的基本差别的。你所以犯这种錯誤，是因为你大概不愿意了解一件簡單的事情：战略口号的主題是革命某一阶段上的政权問題，是哪个阶级要被推翻和政权要轉到哪个阶级手里的問題。几乎用不着証明，你在这里

是根本不对的。

你說，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时期，我們都是实行“联合**全体农民**”的口号，因为当时全体农民都关心資产阶级革命的彻底完成。可是，誰告訴过你，十月的大轉变和十月革命只限于把資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或是以此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呢？你从哪里得出了这一点呢？难道可以把推翻資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納入資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嗎？难道爭取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超出了資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嗎？

怎么可以斷定富农(要知道他們也是农民)能支持我們推翻資产阶级并使政权轉归无产阶级呢？

怎么可以否认我們实行土地国有、廢除土地私有制、禁止土地买卖等等法令(虽然这种法令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法令)时是和富农**作斗争**而不是和富农联合呢？

怎么可以斷定富农(也是农民)能支持苏維埃政权沒收工厂、鐵路、銀行等等法令，能支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國內战争的无产阶级口号呢？

怎么可以斷定十月革命的**基本內容**不是实行諸如此类的办法，不是推翻資产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把資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呢？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把資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沒有十月革命便不能把資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同样，十月革命如果沒有把資产阶级革命进行到

底，它本身也就不能巩固；十月革命既然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了，它也就得到了全体农民的同情。所有这些都是无可争辩的。可是，难道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断定，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不是十月革命进程中的从生现象，而是十月革命的本质或主要目的吗？你把十月革命的主要目的，即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剥夺资本家等等，抛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战略口号的主题是任何一个革命的基本问题，即政权由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的问题，那末决不能将无产阶级政权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跟推翻资产阶级并争得这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问题混为一谈，即与那成为革命第二阶段战略口号主题的问题混为一谈，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它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了，并把中世纪一切污垢扫除净尽了。这对乡村具有最主要的和真正决定性的意义。不这样，就不能把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汇合起来，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下半期就說过了<sup>57</sup>。不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不能巩固。

同时必须注意下述一个重要情况。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不是一举而成的事情。实际上，这件事情拖了一整个时期，不仅包括1918年的几段时间，像你来信

中所說的那样，而且包括 1919 年（伏尔加河流域——烏拉尔）和 1919—1920 年（乌克兰）的几段時間。我指的是高爾察克和邓尼金的进攻，那时全体农民面临地主政权复辟的危险，那时农民——正是**全体**农民——不得不团结在苏維埃政权的周围，以保証把資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使自己保有这一革命的果实。必須时刻注意到实际生活过程的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注意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社会主义任务和把資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的这种“奇巧的”錯綜結合，才能正确了解你摘自列宁著作中的引文以及党的口号如何见諸实行的訣窍。

能不能說这种錯綜結合的情形証明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口号不正确呢？能不能說这个口号和党在革命**第一阶段**上的口号沒有区别呢？不，不能这样說。相反地，这种錯綜結合的情形恰巧証明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口号，即联合**貧苦**农民，反对城乡资本主义資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等等口号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要把資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必須首先在十月革命中推翻資产阶级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因为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把資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而为了在十月革命中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在十月革命以前准备并組織一支能推翻資产阶级、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相当的**政治大軍，并且无須証明，**这样的**政治大軍，我們只有在无产阶级联合貧苦农民、反对資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专政而

奋斗的口号下，才能准备并組織起来。

很明显，沒有这样一个从1917年4月至1917年10月所实行的战略口号，我們就不会有这样的政治大軍，也就不会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胜利，不会推翻資产阶级政权，因而也就沒有可能把資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正因为如此，就不能将把資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件事跟革命第二阶段上以保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任务的战略口号对立起来。

避免这一切“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承认革命第一阶段(資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略口号和革命第二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口号有根本的差別，承认我們在革命第一阶段时期是联合**全体**农民为資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奋斗，我們在革命第二阶段时期則是联合**貧苦**农民、反对資本政权、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

承认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分析了革命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阶级力量以后，我們非承认这一点不可。否則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1917年2月以前，我們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下进行工作，而在1917年2月以后，这个口号就被无产阶级和**貧苦**农民的**社会主义**专政的口号所代替了。

你應該同意，在1917年3—4月間以一个口号代替另一个口号的事实，按照你的公式是无法解释的。

列宁还在他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

两种策略”里就指出了党的两个战略口号間的这种根本差別。他把党在准备資产阶级民主革命时的口号规定如下：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資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85頁）

換句話說，联合全体农民，中立資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为民主革命而奋斗。

至于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时期的口号，他則规定如下：

“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資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資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同上）

換句話說，联合貧苦农民及一般半无产阶层，中立城乡小資产阶级，反对資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

这是1905年的事情。

在1917年4月，列宁把当时政治情况估計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跟資产阶级实际政权錯綜結合的局面时說道：

“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sup>①</sup>阶段过渡到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不高和组织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sup>①</sup>**农民手中。”（见列宁“四月提纲”，“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2页）

在1917年8月底，当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正以全力进行时，列宁在“农民和工人”这篇专论中写道：

“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sup>②</sup>**才能推翻君主制度，——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政策在当时（指1905年而言。——斯大林注）的基本定义。这个定义是对的。1917年2月和3月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只有领导着**贫苦农民<sup>③</sup>**（即我们党纲所说的半无产者）的无产阶级才能以民主的和平结束战争，医好战争创伤，开始实行绝对必要的**刻不容缓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政策在现时的定义。”（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271页）

这一点不应了解成这样：似乎我国**现在**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是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口号下走向十月革命的，并且我们在十月革命中在形式上实现了这个口号，因为我们当时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行联盟并和他们分掌过领导权，虽然事实上我国当时就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我们布

---

①②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爾什維克在当时是占多数的。可是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盲动”<sup>58</sup>以后，自我們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破裂以后，当领导权已完全轉到一个政党即我党（我党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国家领导权的）手中的时候，无产阶级和貧苦农民专政在形式上也就不存在了。这在我們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在1918年11月，列宁回顾经历过的革命道路时写道：

“是的，当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識到的，是我们在1905年以来說过千百次的，我们从来没有試圖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經阶段，也沒有試圖用法令把它取消…… 可是，在1917年，从4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們夺取<sup>①</sup>政权以前很久<sup>②</sup>，我們就已公开說过并向人民解释过：革命不能停留在这里，因为国家已前进了，资本主义已前进了，破产现象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要求（不管誰愿不愿意）采取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步驟。否則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拯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減輕被剥削的劳动者的痛苦。結果正同我們所說的一样。革命进程証实了我們的論斷的正确。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

---

①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sup>①</sup>，于是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卷第280—281页）

由此可见，列宁曾屡次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第一个战略口号和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第二个战略口号之间的全部差别。前一口号是联合全体农民反对专制制度，后一口号是联合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

十月革命后拖了一整个时期才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既然我们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全体”农民也就不能不同情我们，——这件事实，像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丝毫不会动摇这个基本原理：我们是和贫苦农民一道走向十月革命并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胜利的，我们是和贫苦农民一道，在富农（也是农民）的反抗和中农的动摇下，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3) 其次，你在来信中写道：

“‘我们是在联合贫农和中立中农的口号下走到十月革命的’这一断语是否正确呢？不，不正确。依照上面说过的理由和摘自列宁著作中的引文可以看出，

---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这个口号只有在‘农民內部階級分化已經成熟’(列寧)时，即‘在 1918 年夏季和秋季’才能产生出来。”

照你这段話說来，党走上中立中农的道路，不是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也不是在十月革命时，而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別是在 1918 年以后，在貧农委員会取消以后。这是完全不对的。

恰恰相反，中立中农的政策，不是在貧农委員会取消以后即 1918 年以后开始的，而是在那时候完結的。正是在 1918 年以后，中立中农的政策在我們的实践中被取消了(而不是被施行了)。正是在 1918 年以后，在 1919 年 3 月，列宁宣布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时說道：

“旧时的社会主义优秀代表，当他們还相信革命并在理論上思想上为革命服务的时候，曾說到**中立农民**，就是說，即使不能把中农变成积极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阶层，至少也要把他們变成不妨碍革命的、中立的、不站在我們的敌人方面的社会阶层。对任务的这种抽象的、理論上的提法，我們是十分懂得的。可是这种提法是不够的<sup>①</sup>。我們已进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設阶段<sup>②</sup>，此时必須具体地詳細地制定一种为农村工作經驗所考驗过的基本規則和指示，我們应当以这种規則和指示为准绳而对中农采取巩固联盟的立场。”(见“列宁全集”1956 年人民出版

<sup>①②</sup>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社版第 29 卷第 120 頁)

由此可见，結果是恰恰和你在來信內所說的相反，你  
在這裡把我們**眞實的**党的实践顛倒过来，把中立中农政  
策的**开始**和**終結**混淆起来了。

當我們还在推翻資產階級時，當蘇維埃政權還沒有  
巩固時，中农總是叫苦連天并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動搖  
不定，因此也就不得不使他們中立。當中农開始確信資  
產階級“眞”被推翻，蘇維埃政權已在巩固，富农正被抑  
制，紅軍開始在內戰戰線上获得胜利時，他們就開始轉到  
我們這方面來了。正是在這樣的轉變發生以後，才能有  
列寧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党的第三个战略  
口号：**依靠**貧农，和中农建立**坚固联盟**，向前迈进，為社會  
主義建設而奋斗。

你怎能忘記这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呢？

其次，从你的來信得出，在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时**以  
及在这个革命胜利以后**最初时日里**，中立中农的政策是不  
正确的，不适用的，因而是不能采納的。这是**完全不对的**。  
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正是在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時和在无  
产阶级政權巩固以前，中农的动搖和抗拒是最厉害的。正  
是在这个时期，必須聯合貧农和中立中农。

你在坚持自己的錯誤時，說农民問題不仅对于我国，  
而且对于“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經濟多少相似的”其他国家，  
都有重大的意义。后一意見当然是对的。可是，請看列

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土地問題提綱<sup>59</sup>內，怎样說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期对待中农的政策吧。列宁把貧苦农民，或更确切些說，“农村被剥削劳动群众”，称为由农业工人、半无产者或极小农和小农所組成的单独集团，然后在讲到中农是农村特別集團的問題时說道：

“‘中农’在經濟意义上应当了解为小农，他們根据所有权或租佃权也拥有不大的一块土地，但是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块土地上的收入通常不仅够維持一家的俭朴生活和經營的費用，并且可能有某些剩余，这种剩余至少在好年月可能变为資本，第二、往往（例如两三家农戶中就有一家）能够雇佣他人的劳动力…… 革命的无产阶级，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不能給自己提出把这个阶层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的这种任务，而应当只限于中立中农，即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时使他們中立。”<sup>①</sup>（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卷第134—135頁）

既然如此，怎能說中立中农的政策在我国“只有”“在1918年夏季和秋季”，即巩固苏維埃政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事业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才能“产生”呢？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政党在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sup>①</sup>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时的战略口号問題，也像中立中农問題一样，并不如你所想像的那样簡單。

(4)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你摘自列宁著作中的几段引文絲毫也不能和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上的基本口号相对立，因为（一）这几段引文所談論的不是党在十月革命前的基本口号，而是在十月革命后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問題；（二）它們并不是駁斥而是肯定这个口号的正确性。

我在上面已經說过，现在不得不再重复一遍：决不能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时期內所实行的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和党在革命第二阶段上，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的时期內以政权問題为主题的战略口号对立起来。

(5) 你說到莫洛托夫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著名的文章“論我国资产阶级革命”（1927年3月12日），原来正是这篇文章“推动了”你来要我作解释。我真不知道你是怎样閱讀文章的。我也讀过莫洛托夫同志的文章，而且我以为这篇文章和我在我們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关于党对农民的口号所說的話<sup>60</sup>是毫不矛盾的。

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文章內不是說党在十月革命时期的基本口号，而是說党既然在十月革命后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它也就获得了全体农民的同情。可是我

在上面已經說過，確認這件事實，並不是否認而是証實下述基本原理的正確性：我們是和貧苦農民一道、中立中農、反對城鄉資產階級而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否則我們就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載于 1927 年 4 月 15 日“布尔什維克”  
杂志第 7—8 期

“斯大林全集”1954 年人民出版社版  
第 9 卷第 185—198 頁